

蛇国探秘

劳伯勋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插图 原小民

照片供稿 欧松德

蛇 国 探 秘

劳 伯 勋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20,000

1984 年 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6,500 册

书号: R10352·003

定价: 0.57 元

责任编辑 石永昌

目 录

《蛇国探秘》序(秦牧).....	1
我和蛇类交“朋友”.....	1
动物王国一元老.....	10
蛇类的家谱.....	14
“蛇家”何处觅.....	24
捕蛇巧技.....	31
人和蛇,究竟谁怕谁.....	36
毒蛇的武器.....	41
蛇国的神枪手.....	48
蛇口脱险有灵药.....	53
蛇类的脸谱.....	59
蛇尾巴上有学问.....	63
五光十色的服装.....	67
蛇类的新食谱.....	75
蛇吞“象”的秘诀.....	84
蛇无足能行之谜.....	91
蛇的“返老还童”和寿命.....	98
名蛇非蛇的动物.....	105
真假难辨的两头蛇.....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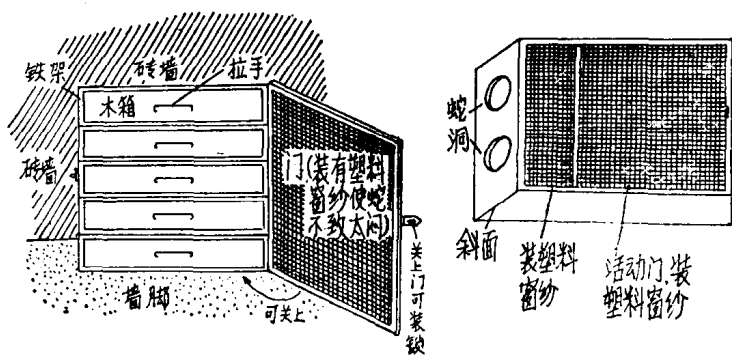
没有脚的“猫”.....	115
蛇国居民冤家多.....	121
预报地震的“状元”.....	129
高超的节能术.....	136
玩蛇者的幕后功夫.....	141
银幕上的蛇演员.....	146
双蛇狂舞.....	152
“鸽蛋”变蛇的来龙去脉.....	156
餐桌上的佳肴.....	161
威名赫赫震药林.....	166
蛇皮巧制日用品.....	176
人造怪蛇——龙.....	180
蛇的神话故事.....	187
后记.....	199

我和蛇类交“朋友”

四周围有高墙、门口挂有“谢绝参观”牌子的一座建筑物，位于广州暨南大学的校园深处。这个对人们富有神秘感的地方是暨南大学蛇园所在，我交的“朋友”——许多毒蛇和一些珍奇的无毒蛇，就住在这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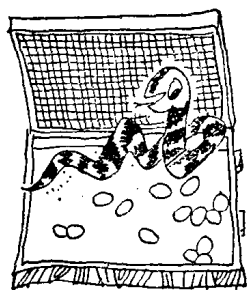
毒蛇是很可怕的，然而我们在这儿却有一种安全感。这并非因为毒蛇在此“改恶从善”，“立地成佛”了，而是由于我们搞了一些新发明的装置。

如果我们要检查某一群蛇或捉出某条指定的蛇，象从口袋里拿东西一样的方便。走到养蛇场的墙边，拉出那些装在墙脚的特殊抽屉，便可看得一清二楚。尽管毒蛇对我龇牙吐舌，怒睁圆目，可它休想伤害我，因为抽屉上方的一层纱网



阻拦了它。若需要取某条蛇观察一番，那只需把皮革手套往手上一戴，打开活动小门，就可手到擒来。

我每天经常探访这些无脚“朋友”。发现它们在这些迭架式的抽屉里，并不死盯住一处“定居”。当春雨绵绵的季节，它们多半总是出现在上层抽屉中；到干热的夏天，却住到底层去了。在一天中天气数变时，甚至会作几次乔迁。对抽屉的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它们也会有所选择。看来，这些“长虫”倒颇有点享清福的小聪明，总拣干湿和温度最适意的部位居住。



每只抽屉的内侧有两个圆洞，这是“蛇屋”的大门。夜晚，它们常常出门，跑到开阔的运动场——萋萋芳草地，或是流水淙淙的池水中嬉戏。但是，在白天它们却总十之八九守在这些抽屉之中。母蛇还以此为产房。一九八二年，我们首次用了这种人造窝，银环蛇和眼镜蛇便在其中产下了五六十个白花花的蛇蛋。为什么它们对这些抽屉如此死心眼？原来，蛇通常不爱在白天抛头露面，拣暗处藏身乃是它们的天性，而抽屉中的空间是这儿唯一能满足这一条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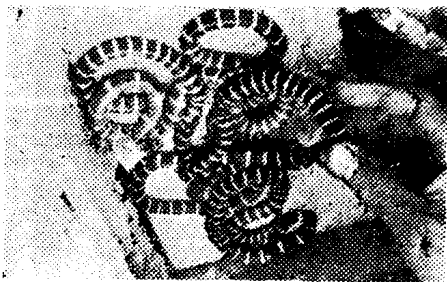
养蛇场内既有蛇类的戏耍之处，又有它们的不少佳食美点：草地上有奔鼠、跳蛙、癞蛤蟆（蟾蜍），水池里有泥鳅、黄鳝和小鱼，那么，它们总该满意了吧？可是不，蛇并不把这里看作“极乐世界”，未驯的野性总驱使它们逃离这一牢笼而

奔向广阔的大自然。

正如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一样，这些无脚“朋友”在蛇园中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相传蛇怀有一身“土遁”、“天遁”、“水遁”的绝技。这种说法给它抹上了神秘色彩，但某些事实却不得不使人叫绝：它们身缠竿索可攀爬，扩展肋骨能沿方形的墙角向上升；能把松土裂隙打成“越狱”的地道，能在水中游泳潜逃。但是，我们都一一破了它们的绝招：池用水泥砌，草地下面铺的也是水泥石子；内壁光滑无比，墙角砌成圆弧形；此外，上方还罩着铁丝网呢！

在和这些特殊朋友朝夕相处中，我对它们真可说是做到了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冬天搬蛇时，唯恐受寒感冒，把它们揣在自己的怀里；抓蛇时总是力求温柔，深怕使它们不适；给幼蛇灌喂流汁更是如同绣花，事先还自己先尝一下滋味；至于千方百计为它们寻觅中意的美味，乃是我天天在做的事。然而，蛇对我却不能“以礼相待”。

颇有些玩蛇者，总惯于吹嘘豢养的蛇对主人的温驯，能领会主人的招呼，简直有点儿象猫狗似的。事实上蛇对人培养不了“感情”。我被所养的蛇咬过数次。连我苦心孵化出来的幼



孵出两个月的小银环蛇，经人工喂养已长大了一倍左右，温驯得可以任人摆弄

眼镜蛇也不例外。只有银环蛇、金环蛇不同。也许是家族传统的那种“君子风度”，使它们并不随便张口咬人。

这儿顺便提一下，有人说蛇越小越毒，被幼蛇咬中颇有危险。可是，我并不把这些小把戏放在眼里。正因如此，我曾被出世第一天到半个多月的眼镜蛇咬过六次。但被咬后，待手头工作告一段落，我即将毒液挤去并用水冲洗，伤口上只略微有点痛和出现黄豆大的微红区域而已。可是成年的毒蛇，那就厉害多了。其实，幼蛇究竟稚嫩，其毒腺怎能和它父辈相比。

有人经常喜欢问我：“你不怕蛇吧？”怎么不怕呢，就是无毒蛇咬了也会伤口流血作痛，更别说毒蛇了。只是由于我摸熟了这些朋友的脾气，有一套办法可以制服它们罢了。



作者在野外捕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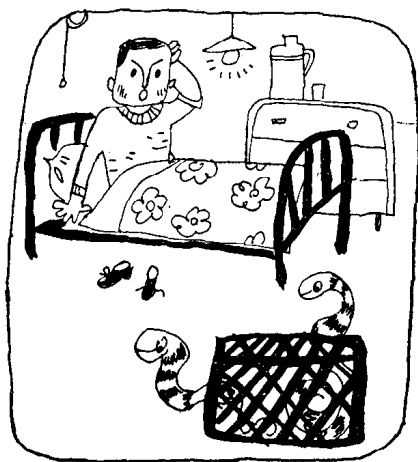
我生平第一次抓蛇的事，始终深印在我脑海之中。那是在一九七五年，为了取生物化学研究用的蛇毒，在老专家手把手的指导下，我徒手抓起毒蛇来了。那次捉的是个儿不大、较易对付的竹叶青，但结果我捉的十多条中有四五条“报销”了。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当时颇有些紧张，因此掐得蛇脖子疼痛而挣扎；它越挣我掐得越紧，这就糟了。用我们一行的话说，

要“鼠紧蛇松”，意思是捉鼠要紧揪不放，抓蛇要松紧适宜。后来我在工作中就是这样办的。也怪，蛇只要不抓得它难受，倒反而可以乖乖的呢！

《水浒传》中景阳岗上的打虎英雄武松，他的随身武器是一条哨棒。我们抓蛇也随带一条“哨棒”，不过不是木头的，是一条一米多长的竹竿。竹竿轻而有弹性，有了它就容易抓住蛇，而且不会把它打伤。

人们总怕眼镜蛇，因为它一见人总是凶相毕露，呼呼作声，向人迎面冲来。这时，只需将竹竿往它上身一压，按倒在地，就可以把它擒住。眼镜蛇的“发威”，等于向人打招呼，还可以使人有所戒备，实际上倒是好事。怕的倒是那些搞突然袭击的蛇。有次，我走近一条五步蛇，见这颜色似土的蛇正懒懒地躺在那儿，并不介意。谁知，它突然象条突框而出的弹簧，冲我的腿部咬来。啊，好险哪，仅只差一个厘米就被它咬到呢！又有一次，一条特大的五步蛇突然从笼中往外猛窜，迎着我们扑来，好一会儿才用竹竿压住使它就范。

素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银环蛇，我在一九七七年出差湖南时，每天徒



手从笼中抓出几十条来，从未在采蛇毒中发生意外。可是，一九八一年夏天，当我到广东汕头地区采购一批银环蛇时，它们却一反常态。当时为了便于管理，我将这些关在铁丝笼中的蛇放在床边。一到夜里，这些白天的“懒虫”一一变成了腾龙跃虎，骚动不已。尽管它们的嘴皮磨出了血，但仍无休止地用头拱着铁丝网拚命往外逃窜。及至深夜，竟有两条银环蛇已将大半个身子伸出笼外。为了防止它们逃跑和袭击，我一夜未能安睡。原来，银环蛇的视力，在白天光亮处很差，可在黑夜，却十分锐敏。金环蛇也是如此。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但蛇不仅一餐，就是数天甚至数周不吃也可挺过去，不过它们对水却是很需要的。有个夏天我从湖南带了两条供研究用的活蛇回工作单位去。蛇被装在淘米箩里随身拎着。用不到说，我是不必为它们的“吃饭问题”操心的。实际上，在“螺蛳壳”里坐“禁闭”的情况下，即使给它们顶刮刮的美味也总拒绝。但一路上，我千方百计弄水泼在它们身上，即使自己口渴也省下点水来给它们，凡到河边也总带它们一起入水沐浴。也怪，一经冲凉，原来无精打采的蛇就精神焕发，还吐吐舌头，仿佛在向我道谢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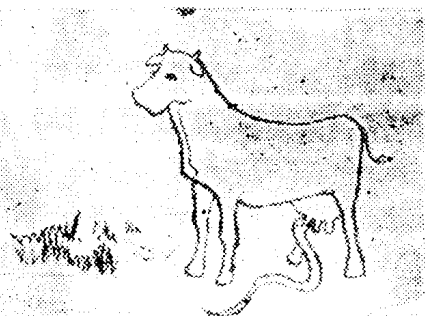
对于食物，在我的无脚朋友中要算是眼镜蛇最不挑肥拣瘦了。甚至连死后有些发臭的小动物，它们也会吃得津津有味。更有趣的是，比之于青蛙，它们更爱吃蟾蜍，有的一口气可吃上三大只。我曾用动物肠子包上蜗牛肉，经过老鼠气味熏过后放在蛇窝边，它们也同样乐于享用呢。人们说银环蛇不

吃死动物，可是我把冰箱中取出的冰泥鳅放在窝边，夜间平均每条蛇可吃上四五条呢。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得给蛇灌喂食物。这方面我采用过多种办法。有两个办法是较为理想的：其一是取整条新鲜的动物肠子，洗净后穿入一条光滑的竹竿。肠极滑润，因以竹为“骨”甚易推送入口。为了防止竹竿戳伤消化道，在竹竿头上还用长一二厘米的肠子把它包没呢。末了，当然得把竹竿抽出蛇肚。另一法是把活泥鳅放在摄氏四十度左右热水中烫死，到尸体略微僵硬时捞出。塞进蛇口后，在其脖子腹面自上而下按摸几下，就进入它的胃中了。

如果要给蛇吃药或补充营养，我就将药物或“补品”塞入动物肠内或是泥鳅肚子里，让它象只流线型的船，载着这些东西驶入蛇肚子里。为了观察蛇的食量及消化需要的时间，用这方法也特别方便。小眼镜蛇在秋天可把一肚子食物在三四天中消化掉。

幼蛇在生长发育中，特别需要富有营养的食物，我就用含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钙质等成分的食品，调成流汁喂它们。为了使它粘稠一些不致倒流出来，还调进一些干燥的粉状物质。



国外蛇类专著上关于“牛奶蛇”
传说的插图

美洲流传着“牛奶蛇”的故事，说蛇是会吸牛或羊的乳头的，并把牛、羊产乳量降低归罪于“牛奶蛇”。事实上是因为老鼠等惊扰，使母畜产乳量下降，而有鼠的地方难免有蛇，这一来就“把红萝卜记在蜡烛帐上”了。



作者给小眼镜蛇喂流汁

但我真的让幼蛇变成了“牛奶蛇”，定期把流汁用塑料管灌入幼蛇胃中。犹如中药中的汤剂比粉剂、丸剂能更快地消化吸收一样，幼蛇吃了流质，象吃了仙药，银环蛇、眼镜蛇孵出后仅一个多月，体重和身长就有惊人的增加，用不到多久，便可把它们放在大点的场所中饲养了。

为了研究，得给蛇做上记号。给老鼠、兔子等动物做记号是十分方便的。蛇身上没有毛，没有脚、耳壳等，而且要蜕皮，做上记号很快便会无影无踪。但眼镜蛇的眼镜斑、银环蛇身上的环，往往各有特点，这为识别它们提供了条件。我还根据眼镜斑的特征，分别给一些眼镜蛇起了马鞍脸、孙悟空、黑炭头、骷髅等外号，给银环蛇则据其畸形的某个“银环”起名，以老五、老七、十三子等不相连的数字称之，这就一下子记住了它们。

不知怎的，由于长期和这些怪朋友打交道，倒颇培养了我对它们的“感情”。任何时候，我不因它们“不懂礼貌”而惩罚它们。甚至它们死后，我看到它们的遗体时，仍有“缅怀”

之情。在我手头的书本中，夹有不少用蛇皮做成的书签，其美观别致固然吸引着我，可是如眼镜蛇等的脸谱书签，一看就会使我想起和它们在一起的日日夜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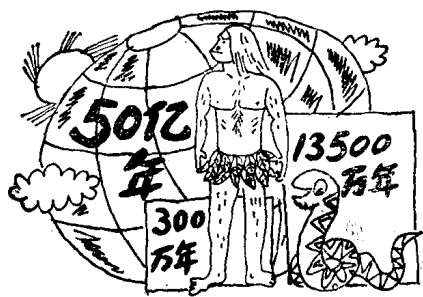
蛇国中有着多多少少十分有趣的秘密呵！流传于民间的许多说法就反映出它对人们是多么富有魅力：说五步蛇会放丝，人一触及丝就会受攻击；有的蛇会飞；蛇会与乌龟等交配；蛇能催眠小动物而毫不费力地把它们吃掉；等等。固然其中有不少迷信，但有的呢，透过传说却也可探究出一些科学道理来。

我之所以在这儿先讲我和蛇类交“朋友”的故事，目的仅是撩开罩在蛇国头上神秘面纱的一角。至于它整个的帘幕，就让我在后面渐次拉开吧！



动物王国一元老

在进化的长征途上,通过劳动,猿类逐渐向人类转化。人类的老祖宗因为模样儿既象猿又象人,因此称为猿人。我国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中发现的化石——北京猿人,他们生活于距今四五十万年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化石,是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发掘出来的元谋猿人,距今已有一百七十万年。据考古学家研究,人类最早的祖先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三百万年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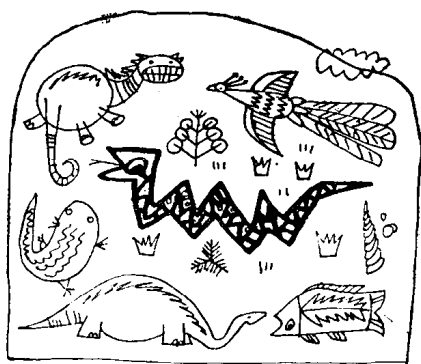
我们祖国的文明史古老悠久,但屈指算来,也只有五千年。这一数字,别说和上述的三百万年与一百七十万年相比,就是和四五十万年相比较,也黯然失色,而且相差是何等的悬殊。

然而,如果人类和蛇类比“古”,那又不得不甘拜下风,只得尊重事实而称蛇类为“老大哥”。不错,或许有人会说,不是和北京猿人化石一起也同时挖到蛇类骨骼么?但那并非最早的蛇类,而是其后裔。在莽莽大地之上,蛇类早在一万万三

千五百万年前就已初露头角。即使是毒蛇吧，为了配备新式武器——毒牙而又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距今二千五百万年左右也已出现在地球上。由此可见，蛇类的资格是远比人类为老的。不妨作这样的比喻，地球的历史如果是一部放映两小时的电影，那么，到了末了的一分钟才出现蛇，人类直到最后一秒钟方才哇哇坠地。

曾有一幅史前景观图被人们作为笑料。画面展示的景象是颇有趣的：地球上称霸过颇长日月的庞然大物——恐龙，到处横冲直撞，威风异常；而人类的老祖宗，手持原始的武器雄踞其中。这可能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让人和恐龙相聚一堂，这无异于是个“关公战秦琼”的科学笑话。三国时的关云长不可能和唐朝的秦叔宝相遇；很迟才出世的人类，当然更不可能和恐龙这一距今二万万三千万至六千七百万年前的古代爬行动物碰头的。但是，至今仍活跃在地球上的蛇类，它们的祖先是和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的。

在考古学和古生物学上，惯于称恐龙生活的时期，叫作“爬行动物时代”，其后才称“哺乳动物时代”。而“万物之灵”的人类的出现，又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诞生。在前两个“时代”中，人类连个影子也没有。可是蛇类呢，它可真是



个实足的“三朝元老”。当恐龙因无法抵御自然界的恶劣环境，遭受灭族大难的时候，蛇类由于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得以绵延繁殖，直到今天。

恐龙在地球上的出现，曾是个破天荒的大事件。这种动物，和传说中的“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它们小的虽不到一米，可是大的长达数十米，重达四五十吨。恐龙这个名字，其希腊文的意思是“恐怖的蜥蜴”。不过，从血统关系上说，它和蜥蜴虽同属于爬行动物这个大家族，本身却并非由蜥蜴变来。蜥蜴只是它们堂房兄弟的后代，而恐龙是比较直接地由两栖类动物进化来的。从亲缘关系的密切程度来说，蛇类和古代的蜥蜴有着共同的老祖宗，而这一老祖宗只是恐龙的旁支。

两栖类动物，比之于鱼类，活动范围自然扩大了不少。因为尽管它生殖等还是离不开水，可是究竟可以到陆地上悠然自得地活动一下了。不过，真正算得上“登陆冠军”的还是爬行动物。这是因为爬行动物身披鳞甲，体内已经具备了保持水的环境，连繁殖也可以离开水域而到陆地上进行了。这一来，它就具有了广阔的活动天地。

在和大自然搏斗中，蛇的能耐远比恐龙高强。体躯庞大而很偏食的恐龙，当地球上兴起许多崇山峻岭，气候冷得可怕，大量原有的植物毁灭时，恐龙也就完蛋了。可是蛇类却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甚至当哺乳动物和鸟类出现时，也因较少地受到排挤而得以继续发展。这是由于它们具有体型较小易于潜伏洞穴、吃起东西来胃口很大而极能耐饥等特点，这些正是它们得以立足的诀窍。

以体型细长著称的蛇类，人们惯于叫它为“长虫”。随着外形的改变，蛇的内部器官的布局作了一系列调整，为此甚至作出了不少的牺牲。别说是和鸟类的鸡和哺乳类的兔比，就是和两栖类的蛙、爬行类的蜥蜴比，内脏的配置也是很不一样的。它的消化道，基本上是一条长长的近于直通通的管道；肝脏长而又大，并且不分叶；左右两肺不对称，右大左小，有的蛇的左肺甚至干脆全部退化掉；喉头没有声带，所以不发声；等等。这些，都是环绕着适应细长的体型而进行的。啊，这倒正符合了一句俗语：“有所得总须有所失”，蛇的适应性结构不正是说明了这一问题么！而这，正是“用进废退”、“适者生存”的体现。

